

小说的“新”来自时代的“新”

——“新的文化使命与新时代长篇小说创作”平行论坛侧记

□本报记者 罗建森

为激发创新创造活力，本次全国青年作家创作会议围绕不同主题举办10场平行论坛。会议代表与特邀嘉宾围绕主题深入交流与探讨，共商推动新时代文学高质量发展的举措。

作为十个平行论坛之一，“新的文化使命与新时代长篇小说创作”分论坛9月3日在京举行。共青团中央宣传部一级巡视员皮钧，作家出版社社长鲍坚，北京作协主席、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李洱，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刘大先，中国作协创研部副主任李朝全、纳杨，云南省作协驻会副主席胡性能，河南省文联副主席、作协副主席、秘书长南飞雁以及41位青年作家、评论家代表参加论坛。论坛由中国作协创研部主任、研究员何向阳主持。

何向阳、鲍坚分别介绍了新时代文学攀登计划、新时代山乡巨变创作计划相关情况。李洱、刘大先作为论坛嘉宾作主旨发言。北京老舍文学院专业作家石一枫、文珍，青海省作协副主席索南才让，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黄平，福建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陈培浩，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杨辉等青年作家、评论家重点发言。

李洱从古登堡发明活字印刷术说起，谈到科学技术的巨大变革会对人类文明产生深远影响。但无论科技如何进步，人类面临的某些根本问题不会改变，个人经验的有效性仍然是文学创作与传播的关键因素。此外，他谈到，青春不仅是指生理上的年轻，更是一种包含深沉意志、恢宏想象与炽热情感的心境。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大背景下，与青春密切相关的成长小说仍然具有重要意义，它不仅反映了个人的成长经历，也体现了社会变迁。时代的发展赋予文学创作诸多新的书写范式，文学的发展空间远远没有穷尽，希望大家积极摸索开拓，不断发现自己、表达自己、成为自己、超越自己。

刘大先认为，新时代以来的长篇小说创作主题可概括为“历史与传统”“现实与生活”“城乡转型”三类，作家们或致力于重新讲述中国历史与文化，呈现新的中国形象，或在小说中细腻表现日常生活，或表现对近

去故乡的记录与怀旧，以及对新时代城乡融合振兴的关注。作家们不再局限于传统的叙事模式，在形式上大胆尝试，包括不同类型文学的融合渗透等。在他看来，新时代长篇小说的使命应该落脚在“中国故事的可读、可写与可译，中国形象的可信、可爱与可敬，中国观念的可理解、可传播与可接受”上，在传递共同价值观的同时，展现出丰富多彩的艺术生命力。

石一枫在发言中表示，小说是一门生活的学问，为使作品更加丰富开阔，作家们需要深入研究新时代的生活景象，以充分获取新的创作素材。小说的“新”来自时代的“新”，面对在现代化进程中不断变化的社会，作家不仅要捕捉到表层的变化，更要洞悉人们生存状态和精神状态的变化；同时要具备跨学科的知识视野，以创作出更符合当下社会情形的长篇小说。

文珍的发言从自身写作经验切入，在她看来，创作长篇小说对每个写作者而言，都是一个诱人的挑战，这种创作冲动不仅是对外界的回应，更是内心的必需。新时代需要什么样的长篇小说？这是一个很难回答的问题，需要写作者用漫长的时间来寻找答案。她谈到，长篇小说的写作就像在与无形的怪兽搏斗，尽管前路艰难，但仍希望能够战胜它，创作出触动读者心灵的作品，让他们感受到故事中人物的真实存在。

“那是2005年的秋天，在祁连山南麓的群山之中，为寻找一头离家出走的公牛，我一个人骑着马，在牧人营地越来越少的群山中，已经走了两天时间……”论坛现场，索南才让娓娓道来，分享自己的山中经历。牧人的故事、离群的牛马、星空下的沉思，种种情景让他意识到，文学不仅是书本上的文字，更是生活本身。长篇小说是对现实和人生的精炼，也是对写作者的精炼，“我不想以作家的身份去掌控文字，我想在小说里生活”。

黄平在发言中说，进入新时代，长篇小说蓬勃发展，涵盖多种创作题材，展现出多样化的艺术风格。但随着网络文学和微短剧的日渐繁盛，长篇小说的发展也面临着“超长”与“碎片化”的新挑战。面对屏阅读日益普及的趋势，文学界需要联合起来，巩固读者基

础，写作者也应当积极探索新的文学形式，让作品更贴近现代读者的生活，保持文学的活力与影响力。

陈培浩观察到，近年来，中国文学界经历了一场从个体美学向共同体美学的转型，这种转型不仅体现在文学创作中，也反映在理论探讨上。共同体美学并不否定个体价值，而是倡导在个体与集体、时代与社会之间建立一种和谐共生的关系。长篇小说作为一种与社会进程紧密关联的文体，在推动新时代文学繁荣发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作家们不仅在生动描绘生活细节，还在努力揭示其背后的结构性与总体性。

“新时代的长篇小说创作在多个层面上接续并转化了中国古典思想和文学传统，以反映当下的新观念、新生活与新经验。”杨辉谈到，融合古典与现当代文学传统的“大文学史观”正在形成，作家们广泛借鉴古典资源，创造出既有中国特色又有现代气息的作品，拓展了小说的表现力和艺术空间。古典文学为当代作家提供了丰富的素材和灵感，使得新时代文学能够在继承与创新中不断向前发展，创造出扎根于新时代的新文化形态。

南飞雁作为青创会领队代表发言。他介绍说，河南在长篇小说创作方面拥有悠久传统和显著优势，无论是城市、乡村还是历史题材，都有一些优秀作品在全国范围内获得了认可。河南省作协尤为注重青年作家的培养与发展，采取一系列措施助力青年作家成长。他表示，自己既是一个文学创作者，又是一个文学组织工作者，要不断增强责任感和使命感，以扎实的脚步攀登文学的新阶梯。

论坛现场气氛活跃，与会代表畅所欲言、热烈交流。钱幸、班宇、汤成难、薛超伟、王占黑、杨知寒等青年作家即兴发言。大家表示，参加此次论坛获益良多，今后将继续努力提升创作水平，力求讲好属于这个时代的故事，捕捉生活面相，勇攀艺术高峰，为读者呈现更多深度温度兼备的作品。

参加论坛的还有聂梦、王清辉、刘诗宇、贺嘉钰等中国作协创研部青年代表，宋辰辰、田小爽、陈亚利等作家出版社青年代表。

以文学的方式记录城乡的结构变化

——「城乡融合与青年创作」平行论坛侧记

□本报记者 黄尚恩 李菁

新时代的山乡巨变与城乡融合发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呈现。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决定》中提出，“城乡融合发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然要求。”当下的中国正处在城乡融合发展的进程之中，面对“乡土中国”转向“城乡中国”的重要变革，青年作家如何书写这一新现实？这种书写与传统乡土文学有何不同？9月3日上午，在全国青年作家创作会议“城乡融合与青年创作”平行论坛上，中国作协副主席陈彦、北京作协副主席乔叶与参加论坛的38位青创会代表围绕论坛议题进行深入探讨。会议由中国作协创研部副主任包宏烈主持。

陈彦表示，从杜甫诗歌到《红楼梦》，自古以来城乡问题在文学作品中被不断书写，其中涉及到不同方面和场域。在当下，“中国式现代化”是阐释城乡融合的关键词，青年作家要深入生活，观察当下社会的发展，作家的创作要做到综合性与独特性兼备，独特性就在脚下的三寸之地中。他尤其强调“世界格局下中国表达”的重要性，青年作家要善于打捞、运用中国历史传统和民间传统的丰富资源，挖掘中国故事，展现独特的创造力，更好地呈现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的城乡融合发展。

乔叶谈到自己对乡村的感情犹如“对年迈母亲的感情”。她珍视对故乡情感的这种复杂性，这也是写作的强大驱动力。在分享《宝水》的创作经验时，乔叶谈到，自己创作的内在动力一直处于变化之中，从最开始满足自己的好奇心到写好故事，从书写自己的认知到拓展自我，这其中情感对写作的影响至关重要。回溯写作，她觉得写作的过程就是不时回望来时路，在情感世界中让自身创作获得整体性。

亟待以文学之眼重新回溯故乡

今年回乡，王选发现麦村的夏天变了，曾经颓败、枯寂的村庄如今人头攒动，留守的村民都忙着靠摘连翘、种花椒，多挣些钱改善生活。农村已发生根本性变革，产业、老板、工钱这些新名词成为农村的日常，人们与土地的关系也发生了巨大变化。他认为，城乡融合并非农村城市化、城乡统一化，而是要尊重城乡各自特色和客观差异，让城乡居民都过上“有差异无差距”“不同类但等值”的美好生活。旧乡村的巨变、新乡村的诞生，以及对未来乡村的想象，这些都是文学应该表达的内容。在王选看来，书写这种新变首先要回到生活中，就像“鱼回到水中，风融进风里”，同时保持创新性，做一个善于剥去生活“外壳”的写作者，剥开时代的表象，直抵生活的深处。

陈崇正在农村长大，他插过秧，割过稻谷，还常常赶着一群狮头鹅在田野奔跑，直到16岁那年进城念书，才离开故乡。从“半步村”到“碧河镇”，再到“美人城”，陈崇正的文学地图由乡村到城市，逐渐被点亮。来自农村又聚居在城市的人们将乡镇生活记忆汇合在城市，而逃离城市的人又将城市气息带回农村，故而城乡间的对话从未停息。陈崇正将这些快速变换的人物镜像视为“移动的肖像”，其中有奋进的经验，也有从农村到城市的乡愁，这些都需要被书写。“我们需要重新审视‘南方以南’改革开放以后的文学想象，无论是新时代家国历史书写，还是面向海洋崛起的科技史诗。我常说自己‘左手现实，右手科幻’，对我的创作而言，这两个维度都很重要。”

蔡崇达将过去的几十年形容为“土地沸腾的几十年”，乡村的瓦解有多迅速，城镇的建设就有多么凶猛，每个人都处于这片土地的日新月异的变化之中。实际上，沸腾的不仅是土地，更是人心。这些，都在呼唤文学的到场。

在流动中探究城乡融合的独特与复杂

“城乡融合是我们这代人所面临的巨大现实处境，我相信这不是我个人的经历，而是很多‘90’后的共同经历。”叶昕陶谈到，从小到大，她生活的空间在不断迁移，迁移所带来的记忆和经验，将乡村、县城、省城、大都市相连接。这种空间迁徙的丰富阅历注定作家的书写具有更加多样的可能性，但也需要更加清晰地分辨自身经验中的异质性，以及这种异质性能延伸到更广阔的空间和更普遍的经验。此外，这种空间的流动同时为青年作者带来流动性视角以及整体性视角，不同空间里生存的人和遵循的规则习俗在不断变化，有助于青年作家从更大的时代背景考察自身生活，丰富了他们将迁移经验融入更广的历史空间的可能性。更多的可能性，也注定青年作家关于城乡话题的创作不同于上一辈作家所擅长的乡村经验书写，需要探索其中的核心异质性。

渡澜也有着独特的“迁徙经验”。她从内蒙古的偏远小镇一路“出走”，最终来到香港读书。在不断流动的经历中，她发现，人性是相通的，人们是独立的个体却又紧密相连。她认为，作家要有广阔且柔软的心灵、强大的共情能力，要去理解他人，更要有勇气解剖自己的心。优秀的文学作品应该像是一面镜子，它本身是没有颜色的，但它可以照射出每个人的面孔，每个人透过它，都能看到自己的身影。因此，即便虚构故事，人物也要饱含真情实感。

去年夏天，甫跃辉用一个多月的时间，独自一人从上海骑单车回到了云南保山，全程3000多公里。这一路上，他见到了许许多多的城市，更见到了数不胜数的乡村。骑行结束后，他尝试着用非虚构的形式写下一路看到的乡村和城市的面貌。但讲述城市和乡村并非他写作的终极目的，他想以此讲述这个广阔的世界，探究人性的复杂。在他看来，作家不应仅在文学里怀念已经消逝了的乡村，书写田园牧歌、世外桃源，而应关注乡村中真切发生的故事和时代印记。

也有作家持续关注乡村振兴的进程，抑或通过自身职业，记录都市风貌。比如周华诚发起“父亲的水稻田”城乡互动文创活动，邀请市民回到家乡土地一起参与劳动，感受劳作的价值和土地的价值，再将这些珍贵的实践写成书籍。胡安焉通过写下在北京送快递的经历，记录下普通人在大都市生活的不易。在梁书正看来，写作首先要“在场”，即必须在城乡真切地生活过，作品才能真实、生动，有情感、有温度，才能真正地扎根和生长。他将此称之为“有故乡”的写作——创作只有沉下去，文学的触觉才能抵达现实生活的方方面面。

论坛尾声，作家徐则臣向青年作家提出建议，写作要展现城乡融合的“结构性”，从而表现时代的复杂性和波澜壮阔的图景。

积极探索诗歌的中国式现代化道路

——“诗歌的中国式现代化探索”平行论坛侧记

□本报记者 刘鹏波

如何推动具有中国特色和时代特色的新时代诗歌繁荣发展？在以“诗歌的中国式现代化探索”为主题的分论坛上，36位青年诗人围绕新时代诗歌的“破题”和“破圈”、中国现代化的诗意表达、全媒体格局下的诗歌创作和传播、传统诗学观念的继承和当代诗歌审美框架的构建、国际诗歌交流和中国诗歌“走出去”5个具体议题进行深入交流，共同探寻诗歌的中国式现代化发展道路。

共青团中央宣传部一级巡视员皮钧出席。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谢冕、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张清华作为特邀嘉宾在会上发言。11位青年诗人作重点发言。中国诗歌网总编辑、《诗刊》主编助理金石开主持会议。

“诗歌伴随我一生，帮助我战胜了困难、失望和绝望。”谢冕用充满诗意的语言向青年诗人分享自己与诗歌的相遇。他表示，诗歌是生命中最美好的事物，不仅陪伴他度过年少时期的忧患和生死考验，还激发了他对生活和奋斗的热情。诗歌具有无限的想象空间和表达张力，让他在诗的世界中找到自我，表达对生活的热爱和对未来的憧憬。

张清华在发言中阐释了如何在现代化进程中发展具有中国特色的诗歌。他认为，中国式现代化是一个包含历史经验的二元命题，既要现代又要中国化，这就要求我们的诗歌创作既要学习世界优秀文化成果，又要深入研究和表达中国特有的经验和情感。诗歌创作应该尊重个体的复杂精神生产，同时关注社会大众和人民的的生活，以实现诗歌的社会价值和使命。

继承中创新，在新时代实现诗意表达的现代化

在中国式现代化的进程中，诗歌作为一种艺术形式，需要在继承和创新中找到平衡，从而实现诗意表达的现代化。江非认为，诗歌的中国式现代化发展面临的挑战包括如何更好地吸收西方诗歌经验、重新理解源头性古典诗学、科学地理解古诗中的自然元素等。新时代诗歌应该面向现实与时代，摒弃“神话学”和“小情调”，直接触及人的存在，创造彰显时代性的、具有锋芒的诗歌语言。

“诗歌作为一种语言能量和思想能量，正拓展、

颠覆着人的界限、疆域。”戴潍娜表示，面对AI浪潮的冲击，诗歌的独特之处在于，它表达了个体情感、生命感受和直觉的非理性混沌。这让读者有可能在一堆AI制造的垃圾中筛选出真正有益的营养，同时反叛互联网认知模式，恢复人类心灵的亲密。她还谈到，在中国古典“诗歌至上”的文明中孕育的中国当代诗歌正在复兴，继承并变革了古典技艺。

王太贵谈到，要实现中华文明现代化的诗意表达，诗人应深入生活，感受时代气息，通过敏锐的观察和深刻的理解，将现实生活和自然场景转化为能够引起共鸣的诗句。同时，也要回归传统，向古典诗歌致敬，继承和发扬古典诗歌中的优秀基因，以丰富的情感教育和美的熏陶，传达中华文明的基本精神和伦理价值。

“唯有创新，才是新诗发展的通途大道。”王二冬话语铿锵，认为创新性是评价诗歌好坏的重要标准。在他看来，被千年传诵的诗人和诗歌，都体现了诗歌精神和诗歌创新的规律，从而“让诗歌本身成为了时间”。诗歌的创新意味着从“零”到“一”的突破，“优秀的诗人一定要有创作野心，野心不能是空谈，要人诗合一、人诗互证。创新是唯一途径”。

杨不寒对新诗对自身角色的想象与发明出发，谈到新诗的青年性体现在其先锋、创新和进取的精神，这与面向未来的中国式现代化进程相契合。“每一种写作都是诗性心灵的开显和操练，共同构成了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诗学光谱。”新时代对新诗写作者提出的要求，不仅是写好诗，更重要的是在现代文明中“发明”新的诗歌角色，使新诗成为现代化进程的映照，能够抵达每一个心灵。

吴素贞谈到，传统诗学的核心在于言志抒情的特征，以及物与情、意的关系。这些观念至今仍对诗歌创作产生深远影响。古代诗学深受儒释道哲学思想的影响，尤其强调诗歌的社会功用性。当代诗歌审美框架的构建应当聚焦时代特征，积极融入时代，关注社会变化，并从语言、形式、意境、艺术手法等方面进行探索。诗人应深度借鉴和学习传统诗学和美学，继承古代诗人的精神气象和创作手法。

“诗歌需要内在逻辑的支撑，反对无根的思想。”张伟锋分享了自己的写作心得和对诗歌的理解。他认为诗歌创作不仅是技术层面的探索，更是生命情感和人生境界的体现。诗歌应该深度关注时代和现实，反

映人生的各种情感，最终给人光芒、爱和希望。诗歌作为平凡生活中的神秘力量，能够给予人智慧和成长，展现生命的力量和宽容。

破题中破圈，成为全媒体时代诗歌的传播者

在全媒体时代，诗歌的创作和传播发生了根本性变化，诗歌不再仅仅是文字的表达，而是成为了一种多媒体、跨平台的艺术形式。彭敏从《诗刊》新媒体相关实践，谈到新媒体不仅扩大了诗歌的受众，也使得诗歌评价体系更加多元，让诗歌从所谓的“专业圈子”走向更广泛的读者群。《诗刊》将继续通过与多种平台合作，利用短视频等新媒体形式，积极探索诗歌传播的新路径。

新时代诗歌如何破题和破圈？王单单结合自身创作谈到，诗歌要破圈，必须紧扣时代之“新”的内容，反映国家发展、社会进步等现代主题，同时关注社会问题，使诗歌具有时代感和现实性。诗歌的破圈则要求诗人走进大众生活，通过讲座、沙龙等形式普及诗歌，同时实现诗歌与多种艺术形式的跨界合作，提升诗歌的“有用性”，积极参与国际交流，让诗歌跨越语言障碍，抚慰更多人的心灵。

谈到互联网技术带来的变革，冯娜表示，传播方式的变化使得诗歌更加贴近现代人的生活节奏和阅读习惯，让诗歌成为大众传媒时代的一种情感消费品。诗歌的价值和意义，不再局限于传统的文学理念，而是融入现代社会的商业和文化生态之中。诗歌创作者不仅是艺术的创造者，也是传播的推动者，他们通过与读者的互动和沟通来获得更广泛的传播和影响力，不仅传递信息，也引发情感和精神共鸣。

贺予飞深入分析了“微信时代诗歌的创作与传播”。她认为，微信时代的到来极大地促进了诗歌的创作与传播，形成了以个人、平台、群落为核心的诗歌生态系统，推动了诗歌观念的革新。诗歌不再局限于传统的文学形式，而是成为一种生活方式、情感方式和审美方式的体现。新时代的诗歌具有重要的文化价值和意义，应当在创作、传播和评介中发挥其应有的作用。